

小村大年

■李文晓

人小孩，挥扫帚，拿抹布，灰飞烟落，脚不着地，忙里忙外。全村上下都在忙碌，把过年打扫外围战场，转移到了屋里。

里里外外打扫干净了，不仅可以迎春过年，还可以娶媳妇、嫁姑娘。过去那些年，人们缺吃少穿，像娶媳妇嫁女这样的大事，往往放在腊月里办。“娶媳妇盖厦，提起来害怕”。穷光景有穷过法，人们有的是智慧。有穷年没穷节，有凑合的穷日子，没有过事的东风光。过年要买菜呀肉肉，娶媳妇嫁女也要买。反正总是要花钱，不如过事过年一起办，一次花钱办两件事，何乐而不为？在有限的时间里，请阴阳先生选个好日子。先生翻出老皇历，算生辰，掐八字，摇头晃脑，念念叨叨，今儿好，明儿好，年前年后，天天都是好日子。

于是乎，这家锣鼓喧天、敲敲打打娶媳妇，那家唢呐声声、热热闹闹嫁姑娘。在这个小小的村子里，本来已经积聚起喜庆气氛，连接着几家办喜事，又增添了不少喜气，加了几分热闹。这个年，因为新媳妇、新女婿上门，增添了新的年味。

村里人把迎新年的歌谣唱得有板有眼：二十三，打发灶爷上了天；二十四，扫屋子；二十五，蒸馍馍；二十六，割猪肉；二十七，摆祭器；二十八，煮麻花；二十九，洗脚手；三十贴对联熬年包饺子；大年初一穿上新衣放鞭炮。

就这样，屋子变得干净整洁亮堂堂，炕上铺上了新被单。圆白白白的大馒头，装满了馍盘。蒸笼摆满肉碗，肥的瘦的，装了一碗又一碗。支起油锅炸麻花，长的、短的，粗的、细的，酥的、脆的，装满了一箱又一箱。天地祖宗，各路神位、牌位前，香炉、酒盅、食盘擦得明晃晃，亮堂堂。烧上一大锅热水，热气腾腾里，全家人洗头又洗脚。一直忙到年三十，要准备包饺子了，“当当当”的剁饺子馅的响声，从村子的各家各户，紧一阵慢一阵、高一声低一声传递出来，此起彼伏，像在唱一首欢快的交响曲。

贴对联，剪窗花，把年打扮成红彤彤一片崭新模样。大门贴上“一元复始，万象更新”。窑洞的门上贴着：“天连五岭银锄落，地动山河铁臂摇”“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水缸上“细水长流”，面缸上“白面满缸”，衣箱上必定要贴“衣服满箱”，念墙上肯定是“小心灯火”。院子里，照壁上写的“满院春光”，即使只有一头猪、几只鸡，圈门鸡窝也照例会贴上“六畜兴旺”“猪羊满圈”。那棵老香椿树当然是“枯木逢春”。再看那方方的窗户，新换了窗户纸，白生生的格子，贴上了新剪的“喜鹊登梅”“天女散花”“富贵牡丹”等各色窗花。屋里屋外，院子村巷，红彤彤，火艳艳，像从天空降落片片霞，更大地燃起团团火，把小村装扮得喜气庆庆、红红火火。

从腊月八开启的迎新年工程，经过紧锣密鼓有条不紊的准备，到了腊月三十已全面完工，终于推出一个全新的正月初一。当新年的第一缕曙光即将升起，小村的人们早早起来，争先恐后点燃早已准备好的大炮、小炮和鞭炮。飞蹿升起的二踢脚，“咚叭”两响，地下一声，天上一声。小炮“叭叭”帮腔，鞭炮“噼噼啪啪”助威。在这个浅浅的、短短的沟壕小村上空，此起彼伏、黎明前的天空，被彻底照亮。温馨祥和的小村庄，在闪闪烁烁的光影里，时隐时现。浓浓的火药味，弥漫了整个村子……

硝烟散尽，一轮红日跃上东崖头，一队队穿着新衣，荡漾着笑脸的大人小孩，呼朋唤友走出家门，有的人还会在手指间夹着根轻易不吸的纸烟卷，见面相互作揖打招呼：“过年好”“过年好”。他们在家拜过神仙，献过祖宗，吃过饺子，要到家族的最高长辈家里去。那儿，早已挂起了神祇，等待子孙们去磕头拜年。小村的大年才刚刚开始……

二十三，是小年。这个时候，年味越来越浓了。最大的事情是祭灶，送灶王爷上天。人们尊称灶王爷是一家之主，晨昏一炉香，早晚三叩首。灶王爷辛辛苦苦坚守岗位一年了，腊月二十三给他放个假，他正好上天向天帝汇报工作。报告当然就会说好，也会说不好。人们想当然地认为，只要向灶王献上又甜又黏的糖瓜，灶王就只说好话，而不说坏话，自然是甜言蜜语，天帝一高兴，天上人间，皆大欢喜。灶王爷不辜负人们的期望，真的“上天言好事，回宫降吉祥”。送走灶王爷，打扫卫生，清除灰尘，捎带把贫穷和不如意全都扫出家门，人们称为扫年。家家户户，老

至味清欢

麻绳穿元宝

■王振川

所谓“麻绳穿元宝”，是我们乡下“献爷饭”的加强版。

我们乡下，没有吃“年夜饭”的习俗。“月尽”这一天，基本上都在清扫、布置，忙忙碌碌的，吃啥并不讲究。真正的全家团圆饭，是在正月初一的黎明。

“月尽”忙一天，到了晚上，家人们开始围坐看“春晚”了，母亲才开始悄悄地制作“献爷饭”。她和小块面，剁一点白萝卜或胡萝卜的馅，包成极小的馄饨。这种馄饨，因为是给祖宗神仙上供的，馅料为纯素，也为清淡，可能仅仅是白萝卜、胡萝卜，油盐都很少。清淡，也意味着它不是美味。

正月初一黎明时分，五六点钟，天还黑着，全家人就要开始“献爷”了。有负责放炮的，有负责点燃“牛犊火”的，有负责上供、烧香的。上供有好几处，灶王爷、财神爷、土地爷等等。院子中央摆一张小桌，桌前铺一张席子，

桌上的香炉里，要烧满把香。供品则各处都一样，一盘麻花、一盘馄饨馍、一碗“献爷饭”小馄饨，可能也有酒枣柿饼糖果之类吧。我家的祖宗牌位放在堂弟家，给祖宗上供要到那边去。

全家人跪在院中央桌前的席子上，统一礼拜。家长则会念叨几句，求神保佑，求平安吉祥等等。至于院中央供的是哪尊神，我却没有搞清楚。笼统地说，大概是天地之神吧。

献祭完毕，便是开饭。把各处的供品收回来，稍稍加工一下，便是早饭。

过年讲究不动刀，“月尽”日一般会熬好一锅“热菜”，也就是大烩菜。这时候，舀一些“热菜”倒进锅里，把“献爷”的小馄饨放进去，再来几把麻花放进去。热好了，一人盛一碗吃。吃完了，才出去拜年。

“献爷”的小馄饨原本清淡不好吃，但和麻花一起放进香浓的“热菜”

里，也就很好吃了。小馄饨，原本也会有一枚包硬币的，谁吃到谁有福。以前家日常这么搞，但近年已经不包硬币了。

有一年，吃“献爷饭”的时候，父亲说，这个饭还有讲究，是“麻绳穿元宝”。他一说，我们就明白了，小馄饨很像银元宝，麻花则象征绳线。银元宝多得需要用麻绳来穿，说明新年会发大财，是个很吉祥的口彩。

我不知道，这个说法是父亲一时兴起编出来的，还是老辈人曾经说过的，或者是村里比较普遍的说法。但我很喜欢，知道之后，每年吃“献爷饭”，都会专门提一提著名的“麻绳穿元宝”。这样，老家在永济的凌宇也记住了。

今年春节在运城过，原本没有福气吃家乡的“麻绳穿元宝”了，但竟意外地吃到，并且吃了不止一次。可见，福气还是有的，而且很多很多。



鹤

雀

楼

水光潋滟晴方好

袁淑青 摄

非常记忆

春节往事

■田原星

大年初一，孩子们都去给亲友拜年去了，剩下我独自一人陪着我的老母亲。闲着没事，躺在床上，也想聊聊我的过年往事。聊什么呢？想了半天，不知从哪里说起，干脆按时间顺序说说我的几个过年之“最”吧。

1975年的春节，是我记忆中过得最“穷”的一个年。那一年，由于是老欠款户，生产队只给我家分了几百斤粮食。家里又没有其他收入，全指望父亲给生产队搞副业回来能落几个钱过节。但都到了腊月二十好几了，父亲还没有归来。母亲说，指望不上了，就过个素年吧。母亲把我们姊妹几个的旧衣服或洗或染，还蒸了一笼馒头。当她正用白萝卜和豆腐剁饺子馅时，丁家洼爷爷来了。他见我们羞涩，给我们丢了一斤羊肉和几个胡萝卜，母亲很是喜出望外。直到腊月二十八，父亲才回来，唉声叹气地说是活没有干完，工地不给结账，就算是结了账，除了给生产队的，也落不下几块钱。见我满脸的不高兴，父亲在他怀里摸了半天才摸出一块钱，递给我，说，去割一斤猪肉去，总不能让孩子们过素年吧。我接过这热得烫手的一块钱，赶紧去大队部花七毛五分钱割了一斤肥肉，又花两毛钱买了一个个地放，剩下的五分钱嘛，“贪污”。由于有了姥爷给的羊肉可以割馅，母亲便把猪肉煮了，用来拼盘招待客人。到了初一，我们穿上母亲给翻新了的衣服，一边放着鞭，一边和小伙伴们疯玩，还把我“贪污”的那五分钱给整丢了。初二那天，我们全家要去姥爷家拜年，父亲又开玩笑地对我说，你姥爷家内爹，去了给他磕了头，咱把他家的肉给全吃完。母亲

说，瞧你爷儿俩那肉虎的样儿。那个年，过得也真够快乐的。

在那个年代，吃肉，简直是一种奢望。素食刚能吃饱，哪能让你天天吃肉。我们小孩子天天盼过年，还不是为了过年就能吃上肉么。每到过年，大人们就犯愁了，这里有民谣为证：

过年好，过年好，
过年能穿花袄，
小妮子要花儿，
小小子要炮，
老婆儿要衣裳，
老头儿打饥荒……

这就是那个年代过年的真实写照。

进入了新世纪后，国家的政策无比宽松，人们的思想也无比解放，大部分农村壮劳力都放弃了家里的农活到外面打工，我自然也成了其中的一员。几经周折，我后来务工于北京的餐饮行业。这个行业不赖，虽说苦点累点，干活的时间也有点儿长，基本上没有什么休假，但如果你遇上一个好点的老板，起码顿顿有肉吃。不如意的一点儿，就是过年不能回家。北京人过大年，从进了腊月门就开始过上了，亲朋好友聚在一起吃大餐，一直吃到腊月二十六以后，吃饭的人才少了，所以这段时间特别忙。除了春节假期，外地务工人员大都回家了，北京似乎成了一座空城。地铁空行，店铺关门，当地老北京人都逛庙会，庙会去了，很少有老人在饭店吃饭，所以老板们精心算计，制定了很多有关过年的规定，如：腊月二十七放假，正月初五或初六必须上班，不按时上班的罚三倍工资，就要扣除年终奖和押金等等，在店里过年就发双倍的工资。

除夕这一天，凌宇的同事送给我们很多饺子。不是那种清淡的小馄饨，而是正宗美味的肉馅饺子，有大厨的水平。除夕中午煮了四十个，吃了一顿。看看剩得还多，冰箱又塞不下，便把它们蒸了。除夕的晚饭又吃了一顿蒸饺，却还有剩的。

到了正月初一的早晨，凌宇忽然说，我们要吃万荣的“麻绳穿元宝”！我说，好吧，既然有蒸饺有麻花，这个就容易做，烩点菜就行了。

初一早晨吃了一顿，烩菜和饺子都剩下了，中午再吃一顿。到了晚上，还有少许，又邀请附近的朋友吃了一顿。总算把她同事送的饺子给吃完了。

到了正月初二，有永济亲戚来访。他们带来的诸多家乡风味中，有一大袋煮好的素馄饨。这素馄饨，应该也是“献爷饭”。

于是，正月初三，继续“麻绳穿元宝”。如果继续坚持吃的话，吃到初五六都不成问题。

看朋友圈里大家晒的丰盛的“年夜饭”，颇有“小巫见大巫”之感。不过，我还是喜欢吃我家的“麻绳穿元宝”。同事送的饺子代表友情，亲戚带的馄饨代表亲情。人间总有浓浓的情意，吃不尽，享受不尽，也感恩不尽。

春天的气息

■高康斌

春天来了 是如此美丽
漫步乡间小巷
在和煦的阳光下
在轻柔的春风里
嗅到了一抹清香
走进田间
手拂嫩绿的枝条
看花蕊在含苞待放
绵细雨而刷洗去冬日的雾霾
打开闭塞的门窗
宅家数日
隔断的疫魔在苟延残喘
内心的惶恐在春风里散尽
这一刻仰望天空
晴空归来的大雁排成人字形
我站在马路中间
默默地等待今春的到来
是急促的脚步声在召唤
春的气息
乡村的晨风格外清新
是二月剪出的绿丝绦
是金色笑脸的迎春花
是粉色镶嵌的桃花露
晶莹的露珠映射七彩光芒
行驶的电车不停地前进
我按下暂停键
展开有力的双臂
放飞春的希望
狂野的人们啊
在撒欢奔跑
似乎听到朗朗的读书声
似乎感受到自由的春风

也是春暖花开的时候……

是呀，春暖花开了，
归之又何用！

年后回家，亲情犹在，年味却没了。乡情亲情与金钱利益，就像是鱼和熊掌，只能得其一而舍其一，兼得是那样不容易。

到了2015年的春节，大年初一，我感冒了，病得一塌糊涂，又舍不得去大医院看医生，大街上的药店全关了门，也找不到诊所，我就这样躺了好几天。老板终于起了怜悯之心，让我回家。

初五那天，我乘高铁到了侯马，老同学开车把我送到家，只见我的女儿扶着我的老母亲站在门口迎我。我眼眶里泪水一直在打着转转，直到送走了老同学后，久忍的泪水才像溃败了的大堤，“哗”地一下就冲了出来。“妈呀，我回来了……”

2018年的春节，我是在家里过的。当时，我在天津打工，由于儿子正月初十要办婚礼，我请了个假。这个年过的呀，家里充满了喜庆和欢乐，一向节俭的妻也奢侈了一回，发了，发了，搞采购，做美食，跑前跑后，忙里忙外，我却帮不上一点忙，越帮越忙，只好专职照顾我患病的母亲。到了儿子结婚的那天，彩旗满街，车队满路，宾朋满座，满院全是贺喜声。这个年过的呀，最热闹，最喜庆，也最幸福。

办完了儿子的婚事，我准备去天津接着上班，突然获悉，工作丢了。唉！我们打工人怎么就这么不容易呢！无奈，我只好在家里伺候母亲。这样，糊里糊涂，忙忙碌碌，又迎来了2019年的春节。除夕晚上，我们一家人坐在电视机旁，一边看着春晚，一边吃着年夜饭，一边招呼着春节的母亲，一边逗着几个月的小孙女。我们四世同堂，享受着天伦之乐。虽然母亲的呻吟声多少会带来一些惆怅，但怀里抱着的小孙女却是我们全家的未来和幸福生活的希望。

挚爱亲情

过年

■姚红权

去年的农历腊月二十八，我回到老家陪爹娘过年。其时，全国疫情形势吃紧，我的村庄从大年初一开始，封村堵路，严防死守，禁止出入。我如一只归巢的倦鸟，正好借此收拢了翅膀，守候在老迈的爹娘身边，度过了一个漫长而幸福的春节。

我在老家整整滞留了一个月。这是一种无奈，也是一种幸运。我在大门紧闭、足不出户的日子里，免除了一切年俗交往，静静地守护着爹娘，陪他们在炕上说话唠嗑儿，在小院里散步晒太阳，洗衣做饭，操持家务，尽人子孝道，享人间亲情。

转眼又要过年了，各地又开始严加防范，我的村庄已向在外游子发出了非必要不返乡和原地过年的倡议。恰好，我今年也不需要回村了，因为爹娘要把乡下的年，搬到城里来了。

接爹娘在城里过年，是我和弟弟多年的心愿。这次爹娘同意进城，却不是他们转变了观念，看开了，想通了，而是现实所迫，不得已而为之。

我和弟弟都在外工作，只有他们老两口儿厮守在老家，相依为命。在寒冷的冬季，他们就靠着电褥子和蜂窝煤炉子取暖，一年又一年，倒也习以为常，安然无恙。今年1月13日，农历腊月初一上午11时许，我突然接到姑姑的电话，她告诉我，因蜂窝煤炉子封闭不严，爹娘昨夜煤气中毒，正在乡医院救治。我放下电话，立刻踏上回家的归途。三个小时后，

我心急如焚地赶到医院，看到病床上爹娘羸弱的样子，自责如一把尖刀扎得我阵阵心痛。幸好，爹娘病情不太严重，救治了两天便恢复了正常。

经历了这场劫难，执拗的爹娘变得听劝了，终于同意离开乡下的陋家寒舍，跟我們到城里居住。弟弟在运城有一处闲屋，宽敞明亮、暖气融融，是专为他们准备的。进城的时候，爹娘把家里的苹果、蔬菜等杂七杂八塞满了满满一车，累累的行囊里包裹了太多的恋土情结。

爹娘在哪里，哪里就是家。爹娘进城了，家就进城了。爹娘住进崭新的单元楼房里，再也不用每天早晨清扫院子，不用一桶一桶从水窖里吊水，不用烧柴火做饭，不用靠蜂窝煤炉子取暖，也不用担心煤烟中毒了。娘开始用电磁炉做饭，累了就靠在沙发上休息，爹铺开废旧报纸，端坐方桌前，又开始他的书法练习。弟弟一家时常过来看望他们，我离得远不能每周前往，但三两天一次电话问安，还是雷打不动的。爹娘的城市生活，就这样开始了。

年味越来越浓，可以肯定的是，有弟弟一家的精心照护，爹娘他们必能在温暖的单元楼里度过第一个幸福的城市年。过了这个年，爹就88岁，娘就87岁了。我为他们每人准备了一根精美的拐杖。我也愿意成为他们的另一根拐杖，支撑他们在幸福的生活里，行走得更稳健、更长远一些！